

44.628
Y W J

山寺暮

严文井

三 文艺出版社

山 寺 墓

严 文 井

*

文 依 泰 衡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市 政 工 程 水 泥 制 品 厂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690×960毫米1/32印张 $4\frac{7}{8}$ 字数68,000插页2

1983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9月京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书号10228·041 定价0.45元



作者像

(1936年)

1147/02

目 次

第 一 辑

山寺暮	3
黑色鸟	14
给匆忙走路的人	17
平原的谣曲	21
小雄及其他	26
世故的小丑	32
秘密	40
阳光的记忆	43
风雨	51
长城旅客梦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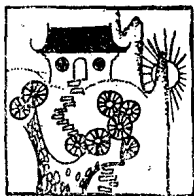
第 二 辑

三个晚上	109
枯黑的手	112

世界一点也不稀奇·····	114
仅仅写了“一天”的日记·····	117
谈悲哀·····	120
人与猫·····	122
春夜过黄河·····	128
旅行的开始·····	133
我吃了一串葡萄·····	146
 附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涟漪·····	 148
 再版后记·····	 151

第一輯

山 寺 暮



多霉湿的地方，连山地也是潮润的。草成绒状地爬遍了山坡的上下。林木密密，枝叶如同帐幕。除了稀稀拉拉几个小圈圈黄光落在地上外，阳光就大部被截留在树林之上。细条子路软软地隐入草丛，人则在路上觅找着途径。过了一个季节，竹兜子少来的时候，林木加倍茂盛，山地就一天比一天沉静了。

上山人打点步子走进林子，一只脚踏入草内，鞋面已经为露水所湿透。受了惊动的林雀，哄然一下从草堆内射出，象一把榴霰弹，投向林梢。

这个人也受惊了，带跳地连跨了两级石阶，偏过头来，眼睛没有目的地向四周绕了一个圈。羊齿

从每一级石缝里长出来，当中间杂了些开暗黄色小花的不知名的灌木扫着他的腿。既然没有什么可以久看，他落下眼来，又跳上了两三级。一些人正在往下走。几顶帽边同一部分脑袋在树枝内闪。一些零碎的笑语从上面抛出。上山路是一个大的锯纹，先是向着北，到中间一个宽一点的地方又折向西。拐角处上下的人彼此碰见了，那些人脸红红的，喘着气，一齐看看他。他不知为什么有些不好意思，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孤单，闪过了他们，稳稳帽子又连着跳起来。下山的那一伙正走在自己的底下。

上山人轻快地走在没有人的路上，吹起口哨来。

这里的树是些白杨。

吹着口哨，游山人想着原始人与林子的故事。林子供给了原始人的生活，也供给了他们的梦。自己几乎也如树居人一样爱好林木，虽然说不出是因为什么，但这个无理由的爱好林木的心几乎近于疯狂。他把树林当作一个乐曲，游山人也爱好音乐。

口哨有点吹得不成腔。

“倒有了一个十六拍的修饰符了。”树林内出现了一方小小的空地。一二丈宽，从前被弄得很平，此时却象一个二十五岁人一星期没有修脸，杂杂地直竖着一些胡子样的草。野树在空地周围旋转，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这真是一个乐曲内的静止效率。

圆心坐着一个塔状的台，用几十块大麻石砌成，四角被风雨琢磨得很光，上面有一些残蚀了的刻字，述说着一段高深的禅语。游山人很快懂得了：若干年前有一个出家人园寂了。他没有细看，这时他想逃避一切字迹。

在这个地方，谁还让自己长久站立呢？

游山人乃展开布包，取出旧报纸铺在地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身子往下一弯，人就胶结在地上了。吞咽一点水壶内的凉水，再剥食一个橘子，这时才感觉到了累与渴。摸出一支弯扁了的烟，理直了，小心地点着，才有了闲暇考察这些和尚们的骨灰埋藏所。烟子徐徐地由一个个圆圈裂开来分散成轻雾。

“清朝的。”他想。

“不，民国元二年的。”掸了掸烟灰，象一个考古家一样搜索这碑铭的奥秘。这个人有几分浮浅。

“何必！反正有一些年代就算了！”他对自己的独白感到不耐烦。

一只水咕咕在远处叫。游山人看看天，天上没有云。“雨吗？”手支住了头。眼睛又盯住那墓志铭。

在一颗疲乏的心前面，这些字如同巴比伦的楔形文。水咕咕叫得很忧伤。游山人低下头，折断一根狗尾草在手里弄。一支烟随着风很快燃烧完了。最后一粒火星袅出一丝蓝烟时，他站起身，用脚盖住了那点光。风扬翻了地下的报纸，反面印上了一大块绿的草汁。

前面仍然是曲折的山路。

草丛里有一些毛竹，游山人俯身拔出了一条竹根，敲掉泥土，使手里竹根鞭得呼呼的响。他想起放牛的皮鞭，想起那爆竹一样的声音时，竹根扬过肩头，扑的一下打在一枝树干上了，震落了几片叶子。游山人更由这一鞭记起了一段稗史，从前有个鲁智深，一禅杖打折了一株松。他胡乱地想，不觉

加快了步子。

山石子在脚底下窸窣窸窣发出声响。一阵线香气从风里传来。越过十几棵树，抬头一看，好一个所在！游山人想照着小说中人口语叫一声，逆着风出现一座山门。门扇贴墙，高木槛被来往的脚擦得光滑，游山人悄悄向前走，噙着嘴纵上了一层台阶。

“南无阿弥陀佛！”他叫了一声。

随着就笑起来，也许这就是滑稽。山门里没有看见另外的人。古时，那客商们在长途跋涉后得到一处安顿的地方，那就是旅店。这里象是游山人的一个旅店，但他没有行囊，也没有随身刀剑，更无陪伴的仆人同骏马，于是轻轻松松跨了进去。

这里有四大天王，脸朱红色，作出怒容，脚下躺着一些小鬼，手执雨伞琵琶之类。这里是喜，嗔，悲哀，思虑，坦然，怒，忿的多姿态的众罗汉。泥偶下散布着几个无表情的信徒。手背在背后，游山人睁大了眼走过去。庞大的牛皮鼓都漆上了金，铜钟如塔，吊在粗壮的木架下。他摆下笑脸。

“古印度，天竺。”

一些零碎的词儿在他眼前跳动。

香烟围绕绣幔，模糊了雕花的大殿，游山人给熏出泪来了，就去摸索手绢。前面是一个坦腹，满脸笑的胖大菩萨，游山人含泪对他作了个鬼脸。“倒是一个快乐的家伙，这市侩！”游山人突然记起了几段讲因果的善书上的传说，有善男信女等可以看见佛的白象和宝莲，以及那环围以众比丘的庄严仪仗，还可听见那奇异的梵乐，游山人想起一种哭泣的声音，向自己说：

“这些人惯爱做白天的梦。”

鄙夷地笑了笑，轻轻用手绢拭拭眼角，一只腿支持体重，一只腿画了个半圆，折转身看看那黑沉沉的佛脸。

两三个香客匍伏在蒲团上喃喃祈祷。游山人背后站着一个多瞌睡的小沙弥，他大概只有十二三岁，檀木的烟子却熏得他老大了三四年，也跟和尚们一样穿灰色大袍，眼皮耷拉在他呆凝的眼珠上。游山人指鞭向他，似乎有所询问。这小家伙没有看见，擦眼打呵欠，拖着大袍，摇摇晃晃走过游山人面前。游山人不好出声叫。既已失掉了这谈话的对

象，游山人没事可干，只在殿里来回游荡。

佛殿大部都是阴暗的，人象影子站在其中。

游山人低下头。也觉得几分困倦。这黑洞洞的景象给他一个想安睡的引诱，听着自己的呼吸从鼻孔内穿出斯斯的声音，心平静下来。听见了别一个殿上微弱的诵经声，那腔调和夏夜里瞎子卖唱的拉的二胡有一点近似，几分神秘味儿加几分柔弱味儿；和古式人的读书读到三更的腔调也有点仿佛，都是一样温文疲倦。游山人的耳听不真，猜想在另一殿上诵经的和尚大约有好几十。心内如同看见这几十个逃避的怯懦的光头人在一些弯曲的黑隧道里俯身而行，手合着十，半闭的眼缝里透露出一点怀疑的胆小的神气。游山人想仔细一点听那伤感的和平的调子，可是他听见的只是自己的鼻息。檀木香加浓他的困倦，游山人的眼内有点花花在跳动，他感觉到一点薄薄的引诱，很淡很远，然而有一种力。他明白了。他笑了。

“这就是宗教。”

游山人不再象先前那样单纯，脑子内有些什么东西在叫唤，象一些蛆虫在扰动。他感到奇怪，有

点象失眠后的症候开始发作。他不安，简直有点焦躁。

“宗教是为处境恶劣的人的。”他企图为自己的情绪找出一种解释。殿内一切都静止，游山人枯立着，仿佛众泥偶中的一个。

游山人开始找寻理由。

“可不是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觅找那他们希望的牛奶与蜜的寄生场所，在大而不毛的迦南地奔波了四五十年，为了继续生存，不能不有坚强的信心。因此万分信仰他们的耶和华。队商、无定居的游牧与阿拉伯沙漠产生了阿拉。苦热郁闷的恒河与印度河区域，疾病，天灾，和变幻不定的恶劣气候，那里的人就成为跟随人家信仰的盲从者，这又是为什么？”

游山人的思想如一段论文，他想用这一段论文来抑制一个内在的冲动。想到自己过分的把地理环境与宗教拉拢，似乎特创了一种离奇的怪论，又有点不好意思，好象被人发现了这穿凿似的，抱歉地耸了耸肩。

小沙弥们靠香桌两头站定，敲起磬来。这清脆

的音响飘浮着浸遍了黑的大殿。从殿的四角回震着饶钹似的声音。游山人认为自己不被包括在这个圈子内，就重新镇定地看着那些信徒们礼拜。

游山人木了片刻，又看看那微微转动的琉璃灯。

他很明白一些思想是愚蠢的，但他心思很不集中，旋转着超脱，涅槃，智慧，庄严世界，永生一类的意念。他烦乱，真正感到了累，慢慢垂下了眼睛。他数着地上的一个个蒲团，脸上没有表情，凝固如同十二月之冰。他握紧拳头，记起手内还有一条鞭。一抬手，鞭落了。

“荒唐！”游山人挪动了那双入了定的腿。

走在迂回的殿廊上。拐角处，有行乞僧席地而坐，面前搁着求施舍的钵子。阴影挂在那些菜色的脸上，天是近黑了。游山人有点慌，急冲冲走过殿廊，走过了喂养五爪猪的栏栅，有点风吹在他脸上。

脚踏在草内了。

“干吗这么慌？”一只脚刚预备提起来，便又停下，一个水池展开在前。游山人慢慢走了过去，

支肘在池边的石栏上。水散发着腥臭气，一头头龟伸头在水面，吐出白泡，水面上还漂着残余的食物。游山人拾起一块石子投下，激起一圈圈波纹，颤动着四向散去。龟都藏进水中了。波纹消灭后，游山人在水上照见了自已的脸。天晚了，脸带阴色。

寺院后一个塔尖在探头了望。

于是又吹起口哨，游山人内心有点空洞。

有磬的声音留在后面。口哨的调子多着半音。几声夜鸦凄凉的鸣叫从林子内升起。塔尖上卷过了疾奔的黑云。这阵雨毕竟会来的，游山人踌躇着。林子内的路变得更加模糊，枝桠间忽然发出了海潮样吼叫，就象几百个朝山客从三十六个方向宣诵着佛号，敲打着小锣，一齐拥进一个狭小的山门时那样嘈杂，那样响。

游山人的心里飘着一个寺庙的阴影。他看见几个玲珑的怪状的檐尖刺在天空里，上面绕有雾样的烟子。一个巨灵作怒容而立，不，是一个金色的胖脸朝他笑。一些铙钹及磬在耳边敲，夹杂了咒语，又有几个沉思的僧人穿着铁青的大袍在风里飘扬而